

鍾文政 教授

杏原守護神

採訪 / 陳誼誠 圖片提供 / 鍾文政

走遍全台灣省原住民部落從事寄生蟲病調查，61年起率領學生社團〈社會醫療隊第一隊〉利用寒暑假到各山地離島展開服務的台北醫學大學教授鍾文政。因為長期奉獻於原住民的衛生健康工作獲得第七屆「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有功團體暨人士」個人貢獻獎。

鍾文政教授是一個出身於新竹縣竹東的客家人，與原住民學生開始建立關係，是早自民國61年擔任寄生蟲學課堂老師時、給一名原住民學生治療條蟲病所結下的緣分。許多北醫原住民學生稱他「鍾爸」，即可知道他在那一群原住民學生心中的地位。

在談到鍾爸與原住民學生互動的點點滴滴故事前，則需先將原住民醫師養成計畫的背景做番說明。

自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為解決山地醫療資源缺乏的問題，政府針對山地醫療問題制定了一連串的政策與措施，而其中影響山地醫療最深的，就是當年所謂的「山地醫護人員的培訓計畫」。台灣省政府衛生處自民國47年起，委託私立高雄醫學院辦理四年制山地醫師專修科，連續兩年，以公費的方式培養了兩班，先後於民國51和52年畢業，之後分發到各山地離島地區服務，暫時解決山地醫師缺乏的問題。



▲ 民國51年高雄醫學院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然而公費生服務的期限是十年，期滿之後，同樣的問題就會再度出現，於是民國57年台灣省政府委員會通過「台灣省山地離島醫護人員養成計畫」。民國58年開始，省政府衛生處再度分三階段辦理「台灣省地方醫護人員養成計畫」，分別委託台北醫學院、高雄醫學院及台灣省立台中護理職業學校培育山地公費醫護人員。這第二次培訓出來的醫師畢業時，正好可以陸續接替第一次期滿的遺缺，使山地離島地區不致發生無醫師的狀況，且這次同時也培育了一批的護理人員，期使山地醫療人力資源與品質更有保障。

對於錄取學生的分發，有一套有趣的方式，對於這一段歷史，鍾教授回憶道：「由於大多數的考生，都想到北醫來，所以，錄取的方式為主辦學校錄取第1、3、5、7名，另一

原教人物群像

學校錄取第2、4、6、8名。」因此，若是該年由北醫主辦時，則名次為單數者，可到北醫就讀，雙數者就到高醫。

民國七十年代開始，山地鄉居民的健康漸受重視，直到民國87年，衛生署醫政處正式成立「山地離島科」開始，原住民醫療衛生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所以，山地醫師養成的制度，到了民國88年有了新的變革，由於養成計畫的業務由中部辦公室轉到衛生署醫事處山地離島科主辦，舊的計畫已期滿，新的計畫正需提出之際。因此，當時的養成計畫就改為5年一期。88年當年為緩衝期。89～93年，為轉到衛生署後的第一期，也將慈濟大學加入承辦養成的學校之列。所以，主辦的學校為，第一年北醫、第二年高醫、第三年慈濟，第四年北醫、第五年高醫。每一年收六位學生，每一學校兩名。

輪至今年94年應為第二期第一年，並由慈濟大學負責承辦，不過因為計畫仍在行政院未通過，招生工作又迫在眉睫，所以，慈濟大學即採先招生的方式辦理。讓有意投入杏壇的原住民高中畢業生能先入學，使原住民醫師的養成計畫不致中斷。

鍾教授不僅對於政府通過計畫的行政效率有所微詞，尤其對於新計畫中，有意將名

額縮減為五年只收七個學生的構想，極力反對。不過，日後新修正的計畫會怎樣，鍾教授並不清楚。


對於醫師養成班的人數為什麼要降低？鍾教授說：「因為，之前養成的醫師，未到六十歲退休年齡，所以，缺比較少。再加上因為，IDS醫療網，由平地的綜合醫院認養山地鄉，醫師進去醫療。使得許多山地醫師變的不重要。…其實這是嚴重的錯誤，尤其在山地鄉的感受會很強烈。平地醫師的作業，主要是在衛生所的附近作業，到了更深山，他們就上不去，原住民仍舊只能靠衛生所的醫師。」鍾教授語重心長的說。

鍾教授以苗栗縣泰安鄉當作例子：「若是要醫師到泰安鄉衛生所還好，若是要到更遠的後山區如梅園村、象鼻村一帶，誰要進去？還是得靠衛生所的醫師。還有一旦下大雨的話，



▲ 鍾文政教授對原住民醫療貢獻良多，榮獲許多獎項肯定。

原教人物群像



認養醫院才不去，等道路修好了，交通恢復以後，他才進去。颱風大雨時，只有衛生所的醫師才會去，是走路背背包進去，有時要走一天。衛生所的醫師有他在地的功能，並且還更重要。跟原住民最接近的是山地醫師。就蘭嶼來說，認養醫院是兩週或一個月才去一次，去一天就走了。然而，在原住民身邊日夜陪伴的，也只有山地醫師。所以，我有時候對原住民說，要愛惜衛生所的醫師與護士，因為他們隨時就在身邊。以台東縣延平鄉為例，由於不可能請醫師深山看病，所以，在那裡的鄉民若是要下山到衛生所看病，坐車就要八百元。由此，更可突顯出衛生所醫師的重要性。」

面對現在衛生所的編制，鍾教授無奈的說：「由於衛生所人員的薪水是由縣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不是由中央支給，因此，地方衛生所的人員大多是縣長酬庸安插的人員。所以，現在原住民鄉內衛生所的護士，平均是20%，若有一半是原住民就已經很好了。就算是醫師想進入衛生所服務，要是縣長與衛生局不開缺，醫師也進不去。養成出來的醫師若是沒有辦法到衛生所，就只好在醫院裡面待，不然就是在原住民鄉內開業。」

若是比較養成出來的醫師傾向的選擇，

大醫院、自開診所、衛生所三者，醫師比較喜歡在大醫院。不過，養成的醫師有義務服務十年，扣掉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應在衛生所七年。所以，無論在何處服務的醫師，終究要到衛生所服務七年。

在問到原住民學生到北醫之後，如何適應都市的求學生活？鍾教授述說了幾十年下來的回憶。「58年進來的原住民學生，程度其實是不夠的，再加上當時很多教授不會講標準國語，往往在上課的時候是不同老師各自使用台語、英語、客家話、國語日語等混合語言來上課。我在民國61年才接觸到原住民學生，是因為58年進來的學生，到了大四才修到我的課。早期學生中，程度最高的是淡江中學畢業的學生。當時知道有原住民學生後，才開始接觸並指導。」

為了拉起原住民學生的成績，鍾教授不但對每位學生耳提面命，要求上課要認真之外，他還給了學生一個方法，他這麼說的：「由於知道原住民學生在都會求學時，難免會有適應上的問題，擔心會無法跟上同學的程度。所以，我那時候就要求原住民學生上課時要坐在教室的中間靠前，要做筆記，聽得懂就寫出來，聽不懂就一個字打一圈，二個字打兩圈，等下課後，再把平地學生的筆記綜合



起來比對，就可以做完整了。」

以上是在課業方面的回憶，除了課業之外，鍾教授諛諛的說出了記憶中的原住民學生們的生活。「生活方面，當時是有公費，學雜費是政府撥的，不過，由於台北的物價較高，生活仍舊不易，所以，我常會歡迎同學在週末時到我家。為了能讓家長放心，九月開學時的迎新，不但邀請新生家長到學校，也邀請在校生的家長到學校，讓除了讓新舊生間交流之外，也讓家長間能交流。年底時也歡迎學生到我家吃飯。…第二學期，則是辦送舊活動，則是邀請在衛生所工作的畢業校友，回校跟畢業生談工作的情形。」

為了讓學生能安心求學，有時學生生病時，鍾教授也盡其所能的協助學生度過難關，「過去由於沒有全民健保，所以，學生若是要看

病時要繳保證金，他哪裡有錢。我就跟學校建議，若是原住民學生在醫療方面遇到困難，先免費提供醫療服務，之後再向省政府申請醫藥補助。」

當問到鍾教授，對於原住民學生有無哪些特別的期許時，他認為要擔任一個好的山地醫師除了要有充足的體力，也要有一顆回饋族人的心，「我有時候會帶學生爬山，拇指山或是觀音山，我想慣輸給原住民學生的觀念是，因為要在山地擔任醫師，常會跋山涉水，所以體力要夠。另一個觀念是回饋族人，要原住民學生好好學習，因為是要回饋故鄉。還要尊敬長輩，因為現有的成就都是長輩所賦予的，所以，不能因為賺了錢，就自以為是，要懂得尊敬長輩。」對於畢業學生的關心，可以從鍾教授不時的前往各衛生所探視畢業校友，即可見一般。「我常到各衛生所去看看那些畢業的學生，每一次到為衛生所的時候，都會要學生先低頭想一想，在這一陣子有沒有做些對不起老師的事情，有沒有不尊敬長輩，有沒有不認真工作，有沒有好好對待族人。」由此可知，鍾教授對原住民養成醫師的關心，不但是對山地醫生們一生的關懷，他也是原杏（原住民杏林）永遠的守護者。



▲ 鍾文政教授在第三屆山地醫療業務研討會議與表演舞蹈的原住民族學生合影。

